

《海玛与卡西克》中卡西克的失落与追寻

胡娅娟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海玛与卡西克》由三个连续的小故事构成,主要讲述男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的故事。通过分析男主人公卡西克的人生遭遇考察其内心世界的变化,旨在揭露移民者所面对的失落现实与对归属感和存在感的追寻,探索裴帕·拉希里对移民者面对苦难时的人生态度的反思。

关键词:《海玛与卡西克》;第二代移民;失落与追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3-0163-03

印裔女作家茱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 1967-)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小说家。她出生于伦敦,三岁时随父母从孟加拉移居美国。她凭借首部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1999)迅速跻身美国当代文坛,并获得2000年普利策小说奖。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在2008年出版之后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获得第四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第一名。

《不适之地》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收录了五个小故事,第二部是一个三部曲小说《海玛和卡西克》,由《一生一次》《岁末》和《离船上岸》组成。拉希里的短篇故事涉及亲情、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琐事,她“是一个敏锐且精明的观察者,善于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外部环境”^[1]。在《海玛和卡西克》中,拉希里分别以海玛与卡西克的视角转换叙事,讲述了他们的人生历程与体验。本文从男主人公卡西克入手探索其作为第二代移民所遭遇的东西方文化冲击,以及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卡西克人生轨迹的变化及其成长心路历程,揭示了拉希里对印裔移民的人性与人情的关照,表现了她对移民的人生态度的忧思。

1 现实的失落

拉希里在她的作品中揭露了远离故土的第一代印裔移民在美国的异文化背景下常常感到不适。他们徘徊于东西文化之间,经常遭遇困惑与尴尬。虽然他们竭尽全力去适应美国,但他们的移民身份始终使他们不得不经历史文化疏离与漂泊之痛。在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中,拉希里笔下的第二代印裔移民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长大成人。他们从语言到生活习惯都趋于美国化,甚至连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烙印。就如拉希里本身作为印裔二代移民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我想要逃离那些让我父母变得特殊的印度痕迹,这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内心冲突,一方面因为我感觉我在背叛和拒绝父母,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我的生存本能。”^[2]第二代移民对美国并未产生归属感和缔结感,他们也经常陷入迷茫与困惑,处身

于失落之中。在《海玛和卡西克》中,男主人公卡西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对卡西克而言,最令他失落的现实首当其冲是在父母的安排下曾两度在美国与印度之间举家搬迁。小说中,卡西克的父母是比较资深的第一代印裔移民,移民美国后卡西克的父亲拿到了博士学位,家境殷实,这使他在印裔移民群体中倍受尊敬。在《一生一次》中,作者以海玛为叙事视角叙述了卡西克一家的具体情况。故事一开始便是海玛父母为卡西克父母举办的饯行派对,卡西克的父母决定搬回印度,他们“放弃我爸妈和他们朋友所面对的挣扎,索性搬回了印度”(199)。由此可见,当时第一代印裔移民在美国必定是正感受着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而卡西克的父母并没有像海玛父母一样“苦苦撑过”移民生活而是重返印度。然而这对当时还只有9岁且出生于美国的卡西克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冲击。7年后,卡西克一家又再度搬回美国且暂住在海玛家中。这两次举家搬迁的经历无疑对卡西克的成长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对他而言,搬家是令人气恼的,“当年离开的时候,他气得不得了,现在我们回来了,他也很生气”,卡西克的父亲说,“即使在孟买,我们还是养出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少年。”(212)由此可见,卡西克在双重文化的夹击下必定感到无奈与失落。

再者,卡西克父母再度离开印度是因为他的母亲罹患乳癌。卡西克的母亲不想因为生病被亲朋好友过度关注而选择逃离印度。尽管卡西克早已经适应并喜欢上了住在印度,他依然不得不接受必须返回美国的现实。在《岁末》中,卡西克回想起来说道,“我十六岁的时候才从孟买回来美国,也得从头适应一切。虽然我在这里出生,但离开之后再回来,还是不容易。”(243)实际上,卡西克是“被移民”,同时又必须接受母亲不可避免地将要死去的现实。在《一生一次》的结尾处,卡西克在那个被海玛父母禁止进入的树林里发现了一排墓碑并对海玛说道,“我真希望我们不是印度教徒,这样一来,我妈就可以葬

在某个地方。但她要我们保证把她的骨灰洒在大西洋。”(222)根据印度的传统,人死后不能立碑纪念。因此,印度与美国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卡西克来说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失落。他虽然在孟买待了7年,却未能真正融入他的母国文化。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印度,他都强烈缺乏归属感。卡西克必须接受无奈的现实,不断地强迫自己去适应环境。这种“无根”的失落不断地萦绕在卡西克心头。

除此之外,借住在海玛家的卡西克时常把自己孤立起来,时常独自在户外游荡,尽管人呆在海玛家里,但他“依旧属于别处”(210)。桀骜不驯的卡西克不与任何人产生过多的交流,俨然是一个叛逆少年,“已经巧妙地避开了你父母的掌控,你不跟他们吵嘴,但似乎也不太跟他们说话。”(212)卡西克与父母的疏离由来已久。在海玛研究钱行派对那晚拍的照片时发现卡西克“不见踪影”,卡西克的缺席不仅象征着代际移民之间的隔阂,同时也暗示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隔阂,这种疏离与隔阂加重了卡西克在现实面前的失落感。

2 在悲痛中追寻前行的力量

在拉希里的笔下,人物的生活常常是失落与悲伤交织在一起。哀伤的感觉经常萦绕在他们心头。然而悲伤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对现实的无力感,相反它也能奇迹般地将人带入另一种境界,让悲伤者萌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他坚强勇敢,让他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对于卡西克来说,这种力量更是亟待之需。

《一生一次》故事接近尾声处,卡西克一家搬离海玛家后不到两年,卡西克的母亲便去世了。母亲的死是卡西克生平所遇最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不仅让卡西克的生活从此充满着悲伤与失落,而且对母亲的哀悼与思念始终萦绕着他短暂的一生。母亲死后不久,他父亲带他回加尔各答造访母亲儿时居住的房屋,探望亲朋好友,这些事对卡西克来说都是令人难以承受的痛。他同父亲一样,试图摆脱任何一样他母亲碰过或曾经拥有的东西,他把皮夹里母亲的照片藏在了身份证下面,如同 Jay Prosser 所言,“照片使人感受到失落,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过去曾发生且已逝去的某一真实片刻。照片能唤起人们的记忆,同时也代表着时间的不可逆性。”^[3]照片与记忆和时间有关,每一张照片中的影像正是对某一时刻的记忆与定格,照片往往能见证时光的流逝以及事件的存在。母亲不可避免的死亡无疑是卡西克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严重创伤。卡西克对母亲的照片的“封存”实际上是对过去打包。只有关闭那些悲伤记忆的闸门,才能让他继续生活下去。

然而,卡西克父亲的再婚以及家庭新成员的出现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在卡西克心里,母亲的位置是永远不可替代的,因此他对继母琦川的厌恶油然而生,并下意识地开始把琦川与母亲进行对比,从琦川蹩脚的英文到她带来的印度花样的餐桌布、腌菜再到她的个人装扮以及她的老派传统,这一切都让卡西克难以接受。当他看见琦川站在厨房时,卡西克“忽然对她感到厌烦。我不记得妈妈曾经在这里煮菜,但厨房比家里其他任何地方留有更多她的身影”(234)。琦川的闯入打破了卡西克与父亲的生活模式,并逐步替代了母亲的位置。卡西克为此感到极度厌烦与不满。在与家里的新成员相处的短短几日子里,他的生活充满了无奈、困惑与躁动不安。

与此同时,琦川的两个女儿琴欧与卢帕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故事中人物的冲突。卡西克对天真顺从

的她们产生了某种认同感,“我跟她们一样经历了那段从印度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旅程”,“我跟她们一样失去了双亲之一,现在也被要求接受取代之人”(242)。同样的被移民经历,同样的丧亲之痛,同样被重组在新的家庭,卡西克对她们产生了亲近之感。卡西克显露出他尘封已久的善良与热心,悉心鼓励她们大胆地说英语,教导她们如何适应新环境。卡西克在她们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被人理解的暖意,“我感觉她们需要我的保护,正如我需要她们一样,让我避开琦川和爸爸已经成为夫妻的不争事实。”(251)他探索着她们的内心想法,卡西克在她们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然而,卡西克与女孩们之间的和谐随即被打破,原因在于她们偷看了封藏在衣柜里的鞋盒里卡西克母亲的照片。当卡西克发现他妈妈的照片“被她们像扑克牌接龙游戏一样排列在地毯上时”,那些“被舍弃的影像依然朝我猛然袭来”,那些关于妈妈的记忆碎片突然浮现在卡西克眼前,深深刺痛了他。他一把抓起卢帕大声质问照片从何而来,并恶语相向,“好,这下你们亲眼看见我妈妈多漂亮,你们的妈妈根本没得比,她不过是帮我爸爸洗衣烧饭的女佣,那就是为什么她在这里,你们两个也是”,接着,卡西克带着鞋盒与妈妈的所有照片离家出走,“我知道从某些层面来说,我早就想要逃走。”

卡西克的“逃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前行,让他有机会独自面对自己审视自己。在旅途中,卡西克“心中对自己昨晚的行为厌恶至极,又害怕自己,又感到羞愧”(258),他为自己对两个小女孩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而感到难过。因此卡西克也真正开始审视自己、认识自己。人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才能汲取到重新认识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卡西克在远行的过程中,他看着海浪来来回回拍打着岩石,“那种永不停息的动作反而带给他平静”(259)。这意味着卡西克内心渴望一种永不停息的前行。在故事结尾处卡西克把装有妈妈照片的鞋盒永远地掩埋在海边。对过去的悲伤告别使卡西克获得了前行的力量,从而开始探索人生中的新路途。此刻的他将和他爸爸一样感激琦川,“谢谢她在那个留有妈妈一丝踪影,妈妈最终称之为家的地方烦心,也谢谢她逼着我们带上了那里的门”(260)。琦川的介入促使卡西克开始直面母亲的死亡,审视生活中的一片混沌,只有告别了过去的悲伤,卡西克方能真正追寻到前行的力量。

3 在摄影中追寻存在感

对于第二代移民来说,生活实为艰难,既要承受外部环境的改变带来的压力与不适,又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迷茫与困惑,他们苦苦挣扎,试图摆脱移民所带来的“失根”状态,他们不断地追寻一种真实的存在感,以此抚慰他们无处安放的漂泊灵魂。

在《离船上岸》中,海玛与卡西克的故事发展到了他们各自成年之后的阶段。卡西克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游荡生活,并试图在摄影中追寻一种归属感与存在感。卡西克所拍摄的一个头部中枪的年轻人的照片是他第一次被刊登的照片,从那以后,他便开始了新闻摄影的职业生涯。当时“他没带长镜头,只好靠近拍摄,他以为往前一步,就会有人阻止他,咒骂他,把他拉开,但没人理他”(270)。然而,他的拍摄行为得到了认同,并让他觉得自己所做之事是正确的,“只有卡西克记录了那个事件。虽然他没有救活那名男子,但他觉得自己好像减轻了罪过,感到稍有贡献。”(270)根据罗兰·巴特的观点,“任何一

张照片都是一张证明,证明一种存在。”^[4]卡西克不仅为那个中弹的年轻人的存在与死亡做了重要的记录与证明,而且从侧面也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实现了作为摄影师的功能和价值。

卡西克大部分时间都在危险混乱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工作,他四处探险,追踪可怕的事件,接受随时面临危险的处境,“死亡可能在过马路时,也可能在睡梦中到来,但当年那个时候,他从来不为自己感到害怕”(270)。正如罗兰·巴特所言,“那些在世上奔波的年轻摄影师,由于专心致力于获取新闻,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死亡’的代理人。”^[4]卡西克对摄影的狂热使他的人生充满了力量,那些照片所表明的是卡西克作为摄影师的重要存在,正是摄影把卡西克置身于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存在感。因为他的工作,“卡西克持续隐身于爸爸阅读的新闻杂志照片出处栏,出现在爸爸面前,这些照片表示他还活着,显示出他曾到过哪里,他曾看到什么。”(27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卡西克的“无根”状态,在漂泊中寻觅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

然而,卡西克的追寻注定是失落的。一方面他选择四处漂泊,试图在摄影中寻求存在感与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对安宁稳定的渴望与现实中的漂泊不定的状态之间的矛盾使卡西克的追寻不可避免地以失落告终。卡西克所钟爱的摄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对某一片刻的捕捉与保存。另一方面是它与缺席、失落甚至死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5]卡西克作为一个新闻摄影记者,造访被战争摧残过的地方,用照相机记录战争带来的灾难与破坏,从南美洲到欧洲、非洲再到中东,“他始终在世界各地飘荡,从未建立任何有意义的关系。”(272)多年来,他既没有选择重回印度也从未打算亲近美国,因为他的新闻摄影工作让他得以永久避开美国”(271)。就如拉希里长篇小说《同名入》里的毛舒米那样,“她沉浸在第三国语言、第三种文化里,那成了她的避难所。”^[6]于卡西克而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印度,他都不曾找到归属感,“他妈妈一生中安顿一个又一个家,不管身处世界何处,不管是否垂死,她总是竭尽全力让每个家漂漂亮亮……但卡西克始终信不过他住过的房子,一直无法从中得到安全感。”(274)表面上,新闻摄影工作更能让卡西克产生对现实的掌控感与安全感,能让他有勇气去抵抗因四处漂泊而带来的无根感。实际上,在卡西克的内心深处隐藏着对安宁的强烈渴望,同时有着一种对现实动荡不安的无奈。这种渴望体现在他去香港的决定,“他需要过一过不同的生活,最起码接下来几年内,他保证会待在同一个地方”(274),对安定的渴望之余又带着些许无奈,因为他深知香港也不会是他真正的栖息之地,漂泊将是他的永恒的状态。在他造访难民营看到一家人在废墟里翻找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感悟到,“最终那就是人生;几个盘子,一把最心爱的梳子,一双拖鞋,一串小孩的串珠。他想要相信自己不是这样……但他知道这不可能,不管他在何处落脚,他不可能无所牵挂。”(274)故事结尾,拉希里

对卡西克死于异乡的情节设计暗示了卡西克的追寻的失落。

4 结 语

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是茱帕·拉希里的又一部关于印裔移民生活写照的经典佳作。其中,该书的第二部分《海玛与卡西克》堪称其精华之所在,拉希里以其细腻的文笔、丰富的情感以及发人深省的主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第二代移民卡西克的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演变洞若观火,体现了她对人性与情感的关怀。卡西克对印度与美国的逃离并未使他摆脱流散的命运,他的人生始终没有依托,他的追寻也注定失落。拉希里对卡西克悲剧的刻画实际上表露了她对移民者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的态度——直面人生的苦难。对于移民者来说,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追寻归属,但他们永远生活在别处,所有的地方都是不适之地,他们在不适之地的生活困难重重。有些人试图从根本上逃离移民经历带来的苦难,全盘否认他们的印度文化之根,竭尽全力地融入美国,最后导致生活一片混乱。拉希里试图通过卡西克的故事审视移民者的人生态度,警醒移民者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中的苦难,接受无法改变的现实,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内心获得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从而摆脱外在环境所带来的压力与负担。

参考文献:

- [1] Mhatre, Lee. "Jhumpa Lahiri Unaccustomed Earth" [EB/OL]. (2012-09-19) [2013-12-10]. <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A203231163&v=2.1&u=hnust&it=r&p=AONE&sw=w&asid=b2fc6bb78952428a74c5830c4225b5ba.html>.
- [2] Inskeep, Steve. "Jhumpa Lahiri's Struggle to Feel American" [EB/OL]. (2012-09-19) [2013-12-10]. <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A189718108&v=2.1&u=hnust&it=r&p=AONE&sw=w&asid=f12ff93e895148db24b6b1a2aac6fb77.html>.
- [3] Jay Prosser. Light in the Dark Room: Photography and Los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 [4] 罗兰·巴特. 明室: 摄影纵横谈 [M]. 赵克非,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 [5] Bidisha, Banerjee. "Diaspora's 'Dark Room': Photography and the Vision of Loss in Jhumpa Lahiri's Hema and Kaushik" [EB/OL]. (2012-09-22) [2013-12-10]. <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A253978411&v=2.1&u=hnust&it=r&p=AONE&sw=w&asid=6775595db689bec6c3249b972349f0a2.html>.
- [6] 茱帕·拉希里. 同名入 [M]. 吴冰青,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责任校对 龙四清)